

畬族与瑶苗同异辨析

吴永章

在我国南方众多少数民族中，畬族与瑶苗族类最为相近、文化最为相似、族际关系最为密切。主要表现为：

一、族属同源

长江流域，堪称“盘瓠子孙”即畬族与瑶苗诸族的摇篮。

畬族与瑶苗的族源，可远溯至传说时代的三苗。三苗居于“江淮、荆州”^①之地。三苗，并非某一族群的专指，而是由分布在五岭以北的南方众多部族所组成的部落联盟的总称，后世苗瑶语族先民包含在其中。

商、周时期，畬族与瑶苗先民成了“荆蛮”的一支，故有蛮荆“种自盘瓠”^②之说。入周，荆蛮势力曾对中央王朝构成严重威胁，故诗有“蠢尔蛮荆，大邦为雠”^③之咏。

两汉时，苗瑶语族先民被称作“武陵、长沙蛮”。盘瓠传说从此始载于正史《后汉书·南蛮列传》一事表明：此时“盘瓠蛮”已作为一支独立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活跃于历史舞台。

南北朝时期，苗瑶语族先民“盘瓠蛮”的势力发展至登峰造极地步，故史有“诸蛮无所忌惮”^④之叹。他们纵横活跃于江、汉、淮水流域，甚至伸及中原之地。

“盘瓠蛮”族群不断分离，至唐宋时期逐渐形成苗、瑶、畬单一民族。

最早，苗族与畬、瑶二族分流，其源不晚于汉晋时期。从后世苗、瑶在湖南的分布格局苗居偏西、瑶居偏东偏南来判断，汉代属于盘瓠系统的“长沙、武陵蛮”中的“武陵蛮”，其主体应为苗族先民；而“长沙蛮”及其南的“零陵蛮”、“桂阳蛮”，则与瑶、畬先人关系更为密切。

早在战国时期，随着楚势力南扩的压迫，苗族先民开始西行。但是，大规模的分离与迁徙则是从汉光武派重兵征讨“武陵蛮”才开始的。其后，他们不断西移，进入黔北与黔西、川南、滇东、桂西等地。

瑶、畬的分流，其源可溯至唐、宋以前；但都是在此以后，才加快步伐而形成今日的瑶、畬两族。“盘瓠蛮”的势力不断南移，至唐、宋时期，湖南南部已形成其居住的重心地区，以湘南为起点，瑶、畬开始分道扬镳。由湘南越五岭进入两粤者为瑶。由衡、郴诸州向东发展，首入赣西南并进入福建汀、漳及粤东潮、梅地区者为畬。其后，畬人扩展至闽东、浙南，这就构成了今日畬族分布的基本格局。

二、同属苗瑶语族

语言是衡量族群关系亲疏的重要标志。瑶、苗、畬语言共同之处体现为：一是均属苗瑶语族，这是学术界毫无歧见的结论；一是瑶、苗、畬使用的民族语言中存在着你中有我、我中

有你的密切关系。

瑶族语言，主要有两种：一是“勉”语，属苗瑶语族瑶语支；一是“布努”语，属苗瑶语族苗语支。苗族语言，虽有东部、中部、西部三种方言之分，但均属苗瑶语族苗语支。畬族语言，主要有两种：一种是广东惠阳、海丰、增城、博罗地区自称“活聂”的畬族使用的语言，学者多认为属苗瑶语支，也有认为与瑶语支的瑶族勉语有关系；一种是其他广大地区的畬族使用接近汉语的客家方言，但其“低层”词语仍与苗瑶语族某些语言存在同源关系。

总之，彼此语言相同与相近关系，是苗、瑶、畬在历史上存在不可分割关系的铁证。

三、“刀耕火种”的生产方式

畬与瑶苗均为山地民族。历史上，曾长期从事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。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，刀耕火种农业以瑶、畬两族最富代表性，记载也最详备。早在唐代就已出现瑶族刀耕火种的记载，刘禹锡《莫徭歌》咏道：莫徭自生长，“火种开山脊”^⑤。至于畬族，则其族称的出现，即与刀耕火种联系在一起，据宋人刘克庄《漳州谕畬》载：福建龙溪（今漳州）的西畬与漳浦的南畬，“二畬皆刀耕火耘，崖栖谷汲”^⑥。其实，所谓“畬”，就是“火种”或“烧榛种田”^⑦之意。

刀耕火种法，又可分为两个不同发展阶段。前期采用食尽一山则他徙的不断流动方式；后期则过着定居的游耕生活。因经济发展程度不一，畬、瑶、苗本身乃至其内部各支系进入定居的农业阶段时间也不一。如，清·严如煜《苗防备览·风俗下》载：苗耕，“山多于田，宜谷者少，爇榛芜，垦山坡……

既种三四年，则弃地而别垦，以垦熟者饶瘠故也。弃之数年，地力既复，则仍垦之”。可见，清代苗民虽行火种法，但已不是人随地走，而是在原地采取休耕办法，轮番耕作。

四、以旱作物和“山货”为主的经济生活

从事刀耕火种农业的必然结果，是旱作物占重要地位。以苗族为例，“其种植，则苗地山多田少，稻谷罕见，多于山坡种杂粮，如芝麻、粟米、麦、豆、粳子、薏苡、高粱、荞麦之类”。^⑧显然，苗瑶语类山居农业以种植杂粮为主，这与平地居住的百越民族及其后裔壮侗语族以稻作物农业为主，是有所不同而各具特色的。换言之，苗瑶语族在开发我国山居经济中作出了特殊贡献。还有，值得称道的是，苗瑶语族经过长期实践，培养出“粒大而甘滑”的品质优良的“畲米”（山禾），丰富了我国的粮食品种。早在宋代，聚居在闽粤赣边区的“山客畲”即畲人已栽种“菱禾”即早稻，并在当地汉族居民中得到推广。^⑨明、清时期，畲禾在两广、福建等南方地区广为推行。经改良后，成为用工省、产量高、实大味美的优良品种，如清·屈大均《广东新语·食语》载：畲人所种之山禾，“藉火之养，雨露之滋，粒大而甘滑”。需指出的是，随着汉文化影响的深入，在畲、瑶、苗地区的水稻栽培业，也日益得到发展，使旱作物所占的比重有所减少。

因“耕山”农业，生产力低不足以维持生计，故山区副业在畲、苗、瑶经济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地位。故史称：瑶人，“不足以山伐猎兽以续之”^⑩。所谓“山伐”系指砍伐木、竹。除木、竹外，富有特色的土产尚有蓝靛、茶、桐、漆、苎麻、香菇、蜂蜜、药材等等。所谓“猎兽”，系指狩猎业。

畲与瑶苗出售土产与猎物等山货，以换取必需的生产与生活用品。这种贸易带有互补与互利性质，即所谓“与民交易，以通有无”，从而促进畲、瑶、苗与汉区经济的发展。

五、基层政权，实行土官统治

从秦汉以来，历代中央王朝均对南方诸族执行有别于汉区的“羁縻”政策，委任土著首领，使之仍按“故俗”管理其原籍地区，实行间接统治，此即“土官土吏”之始。对苗瑶语族先民实行土官统治，可溯源于盘瓠传说时代。据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载：盘瓠子孙，“有邑君长，皆赐印绶，冠用獬皮”。意为赐予蛮夷长官印信、服饰，作为朝廷命官象征，以重其权。南北朝时期，随着“盘瓠蛮”势力的空前强大，其首豪被大批委任为州刺史、郡守、县令。

在明、清时期，“土官”制发展成土司制度，畲、瑶、苗首领被委任以基层政权的土官之职。畲族，大批首领被任命为“畲长”、“畲官”、“瑶长”、“抚瑶人”、“抚瑶把总”等名目，此“瑶”系指“畲”，因明清时期“畲”、“瑶”往往并无严格区分。瑶族，凡是管理瑶人之官称作“瑶官”^①；在基层，管理瑶人的瑶人首领，则有“瑶首”、“瑶头”、“瑶长”、“瑶老”之名，尤以称“瑶首”者最为普遍。苗族，在苗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，但统治苗人的大土司均为其他少数民族的首领充任；苗人则只担任长官司一类的小土司之职。

畲与瑶、苗的土官制，最大的共同之处：一是土官制度不完备。没有从武官宣慰司以下、文职土府以下的一套从上至下的完整官制与机构，往往只在基层设立地位低下的土官组织；一是土官势力较微弱。不像土家族、彝族、仡佬族、傣族等大土

司具有“征赋役，操杀夺，拥兵自卫”^⑩的无限权利。上述特点形成之因：这是畲与瑶、苗或因居住较为分散或因社会发展相对落后，尚未形成地域广阔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联盟所致。因而没有出现割据一方的强大土司势力。

六、具有原始色彩的社会组织

瑶、苗、畲的社会组织，具有共同特征：一是主要均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；一是带有早期民主制的色彩。总之，具有较浓重的原始色彩。主要表现为：

瑶族的“瑶老”制。它是在瑶族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古老社会组织。宋代称瑶老为瑶首、瑶酋、峒主，元、明以后，出现“瑶老”之称。瑶老的产生，有的是由民主选举的，但多数是群众中有威信的自然形成的公共领袖。瑶老依据村规族约，负责维护族内的社会秩序，调解纠纷，处理案件，管理公共事务与生产活动，主持宗教与祭祀活动，以及组织力量反抗外来势力的侵犯等等。在瑶老制中，以广东连南八排瑶族地区的瑶老制最富代表性。

苗族的“鼓社”制。苗族的木鼓象征祖先神位，一个木鼓代表一个社，即为一个血缘家族组织，同鼓社即是同宗共祖。鼓主由全社群众民主推选。其主要职能是：按鼓社的有关规定调停和处理族众纠纷，安排农事活动，筹备和主持祭祖——“吃鼓藏”活动，维护鼓社权益，执掌反对外来侵扰的军事行动。鼓社制，主要流行于黔东南、黔南及广西融水等苗区。

畲族的“宗祠”制。畲族大都以血缘关系聚族而居。每个村寨都有“祠堂”和“房”的组织。同姓同祖属同一祠堂，或名宗祠。祠堂设族长一人。一般由辈分最高、年龄较长、办事

公道、有威信而又善辞令的人充任。族长依照习惯法主持或负责处理族内事务，负责祭祖和管理祠堂公产。畲族极重祭祖，其作用在于加强族内凝聚力，故有“九族推尊缘祭祖”^⑩之记载。畲族的“祠堂”制，虽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，但仍保留了本民族的浓郁特点。

瑶族的“瑶老”、苗族的“鼓主”、畲族的“族长”，在处理内部事务时，依据人人都要遵守的成文或不成文的习惯法。

瑶族的“石碑”律，是广西金秀大瑶山等地瑶族的一种特有的民族法律，是镌刻在石板上或刻在木板上、纸上的成文习惯法。迄今发现的石碑律中最早的为清顺治十一年（1654年）。石碑律内容广泛，其中包括：维护内部团结，一致对外，“凡我同人，务须协力同心”，对通匪兵者，严惩不贷；保护生产，保障财产，凡瑶山物件，“不得乱取”；维护家庭婚姻关系，不准强奸他人妻女，不准冒犯尊长；等等。石碑律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故瑶山流传有“石碑大过天”的说法。对违犯石碑律者，分别给予罚款、财产充公、死刑等惩处。

苗族的“议榔”词。由于苗区的社会发展与汉区不同，清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规定：苗民间一切争讼之事，“俱照苗例完结，不必绳以官法”。所谓苗例，就是苗族习惯法，其代表为“议榔”词。所谓“议榔”，文献名之曰“宰款合榔”。据清·方显《平苗纪略》载：“宰款合榔者，苗俗也，即汉人歃血盟誓之意。”调查材料证明“议榔”词的制定过程是：首先由苗众民主选举若干名“榔头”；由“榔头”起草约规交众人讨论、修改、定稿并由会议决议。会后在议榔地点栽树木或立岩石为记，故有“栽岩立法”之说。

畲族的习惯法，由族长执行。其处理较之瑶、苗相对宽

松。如：偷小件物品，只要物归原主，认罪了事。偷卖公产或耕牛、农具、钱币、稻谷诸重要物品，除赔偿损失外，还需在祠堂焚烧香纸、放鞭炮赎罪，甚者还需办酒席，以示惩罚。通奸者，需罚酒席，席次多寡则依经济情况而定。

最后，需指出的是，三族同中有异表现为：畲族宗祠制较之瑶族瑶老制、苗族鼓社制，受汉文化的影响为多；而且，畲族的习惯法也不若瑶、苗那样完整。

七、相仿的物质生活

消费生活民俗，是经济民俗中的日常生活最为活跃的事象，主要包含住、食、衣三方面，畲与瑶、苗有相仿的物质生活。

畲与瑶、苗均过着山居生活。畲族多居于崇山峻岭的山腰、山顶，故诗人有“攀涉重岩艰，依栖穷谷僻”^④之咏；瑶人则往往居于白云深处的水源林地带，故有“随溪谷辟处”^⑤之载；苗人所居，有“依山傍洞”^⑥之说。倘把南方诸族的居住特点加以区分的话，则可谓畲、瑶、苗靠山，仡佬傍石，侗族临水，壮族近平地。

畲与瑶、苗的山居生活，可溯源于其传说中的先祖盘瓠时代。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载：盘瓠生六男六女，“好入山壑，不乐平旷”。所谓“好入山壑”，是因“刀耕火种”的生产方式所致。

旧时，畲与瑶、苗，因山居，生产方式又较落后，经济欠发达，其居住形式较简陋，多居茅舍板屋。畲族传统民居，多以竹为架、以茅为覆盖的“寮房”，如清·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·福建》载：畲人“编获架茅为居”。瑶族古老的简易住房

名为“打寮”与“板屋”，如宋·朱辅《溪蛮丛笑》载：“山瑶穴居野处，虽有屋以庇风雨，不过剪茅叉木而已，名‘打寮’。”又宋·吴师厚《梅山十绝句》咏道：“板屋依岩不论时。”苗族的早期草房，曰：“杈杈房”，此即“诛茅构宇”^⑩之谓。

南方诸族历来流行的上人下畜的“干栏”式建筑，在苗族地区广为采用，瑶族间亦有之，畲族则罕见。可见其居住形式的差异之处。

主食中，三族均以旱粮及杂粮为主。这是山区经济决定的。在我国历史上，长江以南的居民以稻米为主食。畲、瑶、苗区虽产水稻，但规模与数量远不及汉族及居于平地的壮、侗诸族，日常三餐中杂粮占有较大比重。但三族杂粮种类则不尽相同，畲以番薯为主，苗则以包米为重。在稻米中，苗、瑶嗜食糯食为一特色，这又是与畲不同之处。

在副食中，三族均以山珍野味为时鲜。差异处，畲嗜食水产，这是因闽、粤、浙畲区靠近沿海之故；苗、瑶则缺鱼，这是因处于腹地山区所致。

食物的制作方法，三族各具特色。畲喜“咸腌”，畲区临海盐多，故多制腌咸鱼咸菜，故畲家有“食最好是咸腌货”的农谚。瑶喜“鲊”，其法是将肉拌以炒熟的米粉、食盐后，放入瓮中封存一段时间再煎炒食用，为瑶人待客佳肴。苗喜“醅”，苗区缺盐，形成“嗜酸味”的饮食习惯，喜以泡酸处理食物；所谓“醅”，凡物渍藏掩覆不泄气者称之。

饮料中，畲、瑶、苗均嗜酒好茶。但饮用方法则不尽相同。苗人流行“咂酒”俗，畲、瑶则罕见此俗；瑶苗地区保持传统的“打油茶”，广东凤凰山畲民，受潮州人影响，则喜喝

“功夫茶”。

人类起初是没有服饰的，只是到了一定的阶段才有的。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服饰，故服饰是区分民族的表面标志。畚与瑶、苗服饰的共同特点，主要可归纳为七个方面：

1. “衣斑斓”。三族均喜穿鲜艳服装。其源可溯自传说中的共同祖先盘瓠，“好五色衣服……衣裳斑斓”。此俗的形成，与当地物产有密切关系，这就是当地盛产植物性染料。盘瓠蛮，已“织绩木皮，染以草实”^⑧；“溪蛮”，则“印布入靛缸渍染”。^⑨

2. 喜穿裙。三族中，又以苗裙最为讲究，尤以百褶裙为著。这与汉族妇女衣裤之风截然不同。

在炎热的南方，最早盛行制作简便的裙子。裙子起源，当是把下身围起来的布片。后来，人们把一幅布围于腰，即成了裙子。至于花样翻新的种种裙子，则是在此基础上改良发展而来的。这就是畚、瑶、苗等南方民族“重裙无裤”^⑩之习形成的历史原因。

3. 服短衣。此制，与汉族传统的“宽袍博带”的衣服形制是有明显不同的。短衣之制，可溯至楚人，史有“服短衣，楚制”^⑪之载可证。可见，畚与瑶、苗等南方民族衣短衣之俗，堪称源远流长。

4. 椎髻。不同民族往往有不同的发式。椎髻是畚、瑶、苗曾广为流布的一种传统发式，系指将发盘结于头顶或脑后成“椎”形发式。椎髻之俗，有别于汉族的“冠冕”之制。

5. 跣足。人类最初是不穿鞋子的，即赤足而行。畚与瑶、苗诸族曾普遍行“跣足”之风。其因有二：一是南方天气炎热；一是贫困的山居生活。三族之赤足俗，与不戴帽俗并行不

悖，故史书往往并称为“椎髻跣足”或“不冠不履”。

6.不缠足。三族均无缠足陋习。其因有二：一是妇女与男子一样，从事主要劳动，所谓“种山为业，夫妇皆作”^②即是；一是不受儒家礼教之束缚。

7.盛饰物。三族均注重装饰之美，甚至以多为尚，带有炫耀财富性质。喜在身上即头、项、手、腰、脚诸部位，佩带或悬挂用各种材料制成的饰物。三族相比较而言，以苗族为最盛，畬族稍淡薄。这种差异的造成，与经济条件，受汉族影响而导致观念变化有关。

八、古老婚、丧习俗的遗存

畬、瑶、苗婚姻，均实行一夫一妻制，但都保留着原始婚制的残余。

1.兄妹为婚的传说。畬族的《火烧山火烧地》、瑶族与苗族的《洪水故事》等传说，都叙述人类早期在遭受水、火等自然灾害的劫难后，仅存的兄妹二人为了繁衍后裔而结成夫妻。其内容大同小异，堪称出自同一版本，当系由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的盘瓠子女六男六女“自相夫妻”的传说演变而来。兄妹为婚的传说，既说明三族族属同源，又可寻见人类原始婚姻制度的“朦胧”记忆。

2.节日择配。三族流行在节日及公共活动的日子里，不同村寨和姓氏的青年通过歌舞进行集体的择配活动。苗之“跳月”，瑶之“踏歌”，畬之“歌做媒”均属此类。

3.流行赘婚之俗。此俗的历史渊源，在往昔母系氏族社会中，本氏族的男子都“出嫁”于外氏族，而本氏族的女子则“招赘”于外氏族。此俗，畬称“招儿子”，瑶名“招郎上

门”。

4. “姑舅表婚”。三族均行此俗。以瑶、苗为盛。文献记载，则以苗为多。这是族外群婚制下形成通婚集团的一种遗俗表现。

5. “兄弟死，则妻其妻”。这是历史上兄弟共妻俗的一种残存。三族均有此俗，但以苗为盛，而畚族“小叔往往有娶嫂的优先权”^②，已属个别例外，这是同中有异的。

6. 抢婚。古时，婚礼是在晚上进行，故“婚”字从“昏”旁，这是因为抢婚多在黄昏以后进行之故。三族的抢婚，多已演变成“佯抢”的结婚仪式。

7. 服务婚。指婚后住妻家无偿劳动一段时间。笔者以为，此属于从妻居到从夫居的一种过渡形态。在畚、瑶诸族中均有此俗。

畚与瑶、苗婚俗主要不同之处有二：一是瑶、苗长期保留“不落夫家”俗，而畚族则早已不见其踪迹。一是畚族盛行童养媳婚，而在瑶、苗中则少见。畚族此俗，当系受岭南汉族特别是邻近客家人影响所致。

三族的丧葬礼制，主要共同之处有五：

一是有风葬遗踪。在畚、瑶民间颇为流行始祖盘瓠死后悬于树杈上，即风葬的动人故事，这在畚族的《高皇歌》、瑶族的《盘王券牒》均有记载。苗族的风葬则曾载之正式册籍，如明·田汝成《炎徼纪闻》载，天苗，“人死不葬，以藤蔓束之树间而已”。上述传说与文献记载表明：起初，盘瓠种人曾行风葬。这与葬式的发展阶段也相符，因为这是人类最原始便捷的葬礼。

一是曾行火葬。瑶族，从清代直至民国时期，火葬均广为

流行，故文献多有“葬用火化”之载。畲族，早在明代已有“焚木”而葬之习^⑨。苗族，火葬习主要限于非正常死亡者。

一是曾行悬棺葬。瑶、苗在历史上均曾广行此俗；畲族的“浮葬”^⑩习，也殆与此有关。三族的悬棺葬，最早可溯源于属于盘瓠种人的荆州“左人”的“总葬石窟”^⑪俗。

一是曾行二次葬。人死后葬式经两次而完成者曰二次葬。三族均有此俗。此俗，也源于荆州“蛮左”的“拾骨”^⑫葬俗。

一是歌舞送终的特殊丧葬民俗。早期人类以为：人死了，灵魂不灭，是从现实世界进入另一个虚幻世界，因此，死亡并不纯是可怖之事，也是一件值得庆贺之事。在盘瓠种人及其传人畲与瑶、苗中流行一种以歌唱、饮宴方式作为与死者告别的仪式，即属此例。历史上，瑶曰“暖丧”、苗曰“闹尸”或“斗尸”，畲为“少年群集而歌”。其源来自南北朝至隋朝荆州“蛮左”之“绕尸而歌”^⑬俗。

畲与瑶、苗丧葬制的差异在于：近世以来，畲族受汉族丧葬礼仪影响较深，传统丧葬制改变较多。

九、传统宗教信仰

畲、瑶、苗的传统宗教信仰较为浓烈。主要表现为：

1. 自然崇拜。三族流行的对土地神、五谷神、山神、水神、树神、石神诸神的崇拜，即属此范畴。据近人《贵州苗民概况》载：“苗寨崇尚多神，甚至大树怪石，无不以神目之，祭祷弗懈。”这段话，相当概括和典型地反映了三族自然崇拜的广泛性、虔诚性与原始性。在生产力低下的历史条件下，人们对几乎无所不包的自然现象，都视作无法抗拒的超自然力量的神灵，加以顶礼膜拜。

2.本土宗教。信鬼神重淫祀的结果是巫风盛行。宋·朱熹《楚辞集注》云,“其祀必使巫覡作乐”,即鬼神与巫覡是密不可分的。历史上,畲与瑶、苗均流行巫风。史载:畲人“俗借师巫驱鬼祟”^②,瑶人“迷信其特有之巫覡”^③,苗人“信鬼尚巫”^④。但相比较而言,畲族的巫风逐渐有所减退,而瑶、苗的巫风则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仍盛行不衰。

蛊与巫密切相关,故史有“巫蛊”联称。蛊在畲族中已消失,在苗、瑶二族中则长期流行,尤以苗族为甚。在南方民族中,苗与黎族堪称最迷信蛊毒。

3.汉区传入的宗教。主要有道教与佛教。在三族中,道教的传播有两大特点:

一是在外来宗教中,在瑶、苗民间影响最大、流行最广;在畲族民间也颇为流行。

一是道教与本土巫教相互渗透、互为影响,甚至互相混合。最突出的事例为畲、瑶的“度戒”。它既是道教吸取新成员,又是族众举行成年礼的一种形式;既是道教科仪,又夹杂有原始宗教的成分。

佛教,在三族中均有所传播。不同的是,在瑶、苗影响较小,因受巫、道抵制所致;在畲区,佛教影响较深,这是受汉区影响所致。

十、崇奉盘瓠图腾

三族均以盘瓠为图腾,尤以畲、瑶为甚。盘瓠图腾崇拜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四:

1.流行盘瓠传说。据畲族《祖图》记述:高辛帝时,神犬因杀敌有功而与公主成婚。婚后,入居深山,开山种地为业。

生下三男一女，帝赐姓，依次姓盘、蓝、雷，女婿姓钟，从此子孙繁衍。瑶族的《评王券牒》所记，内容与情节，极为相似，如出一辙。主要不同处，只在结尾部分，各自根据本族繁衍支派不同，有所发挥。《评王券牒》云：盘瓠生下六男六女，后来成为盘、沈、黄、李、邓、周、赵、胡、郑、冯、雷、蒋十二姓瑶王子孙。苗族，不少地区流传“神母犬父”的故事，尊事盘瓠为始祖。

2. “时节祠盘瓠”^②。畲族，逢年过节，都要举行重大的祭祀始祖盘瓠的宗教活动，如明·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·广东上》载：粤畲，“自信为盘瓠后，家有画像，岁时祝祭”。瑶族，祭先祖盘瓠，礼仪最为隆重，宋·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首载：瑶人，“岁首祭盘瓠，杂糅鱼肉酒饭于木槽，扣槽群号为礼”。^③全国各地瑶人过“盘王节”时间，今多在旧历十月十六日。苗族，麻阳苗区保留大量盘瓠庙，迄今仍不绝祀。

3. 图腾一体化。三族均有在饮食、服饰、婚姻、丧葬种种民俗中，模仿盘瓠图腾的形态与动作。

4. 图腾禁忌。最为突出的表现，为保护与尊敬图腾物，禁止对其杀害与食用。三族均有忌食狗肉之俗。

结 论

如上所述，畲、瑶、苗三族，在历史渊源、语言、生产方式、经济生活、政治制度、社会组织与社会习惯、住食衣的物质生活、婚姻丧葬的制度文化、传统宗教信仰、盘瓠图腾崇拜诸方面存在诸多一致之处。形成三族族际间共同点的原因在于：一、同处于我国南方的生态环境中。在自然、地理、气候、物产诸客观条件相仿的基础上，势必造成相通的人文景

观。二、族类相通，同属苗瑶语族。三、居于共同或相邻的文化圈中。文化传播的结果，族际间不断互动与交融，形成彼此互相糅杂、混一的密切关系。四、同处于较落后的社会形态，都保留着较为浓郁的原始社会及其文化的残余与特色。

当然，畲、瑶、苗在各自独立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，也形成了彼此同中有异的鲜明民族特点。归结起来，一方面畲与瑶族类更亲近，文化也更接近；另一方面，畲族受汉文化影响较深，瑶苗则保留较为浓郁的原始文化。

注释：

- ① 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。
- ② 《湖广总志·方輿一》，万历本。
- ③ 《诗经·小雅·采芣》。
- ④ 《魏书·蛮传》。
- ⑤ 载《全唐诗》卷三五四。
- ⑥ 载〔宋〕刘克庄：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九三。
- ⑦ 分见《集韵》与《广韵·麻韵》。
- ⑧ 〔清〕龚柴：《苗民考》。
- ⑨ 参见〔宋〕王象之：《舆地纪胜》卷一〇二“广南东路·梅州”。
- ⑩ 〔明〕田汝成：《炎徼纪闻·蛮夷》。
- ⑪ 〔清〕屈大均：《广东新语·人语》。
- ⑫ 〔清〕黄叔璥：《台海使槎录》卷七。
- ⑬ 褚成允：《遂昌县志》卷一《畲民风俗》，清光绪二十二年修。
- ⑭ 引自周荣椿：《处州府志》卷三〇《艺文志下》，清光绪三年刊本。
- ⑮ 《兴宁县志》卷三《疆域·瑶峒》，光绪本。
- ⑯ 〔清〕徐家干：《苗疆闻见录》。
- ⑰ 〔清〕田雯：《黔书》卷一。

- ⑬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。
- ⑭〔宋〕朱辅：《溪蛮丛笑》。
- ⑮〔清〕傅恒：《皇清职贡图》卷四，“曲江县瑶人”条。
- ⑯见《汉书·陆贾传》注。
- ⑰邓光瀛：《长汀县志》卷三五《杂录·畬客》，民国二十九年修。
- ⑱《畬族社会历史调查》，175页，福州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86。
- ⑲《永春县志》卷三《风俗》，明万历刻本。
- ⑳参见福建、德清等地县志。
- ㉑《隋书·地理志下》。
- ㉒同㉑。
- ㉓同㉑。
- ㉔周荣椿：《处州府志》卷三〇《艺文志下》。
- ㉕《凤山县志·社会·风俗》，民国本。
- ㉖〔清〕徐家干：《苗疆闻见录》卷下。
- ㉗〔唐〕刘禹锡：《刘禹锡集·蛮子歌》。
- ㉘引自《文献通考·四裔五》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所）